

薛文清公全書

讀書續錄

讀書續錄卷一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爲屢省之助云河東薛瑄謹識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造化生物皆乾爲之主而坤則無所爲惟順承天施而已

造化人事皆以

河津本一作一

靜爲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

直遂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酬酢天下萬事哉

河津本無哉字

天地常久之道元亨利貞而已天下常久之理仁義禮知而已

天地萬物皆自微以至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乾元是氣之統體無所不包故曰統天

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爲屈感得呼來爲伸呼之極爲伸又感得吸來爲屈吸又感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無端與晝夜寒暑相感屈伸同一理也

朱子太極圖解曰太極者

洛陽本無者字

本然之妙也動靜者

洛陽

本無所乘之機也此易之變易流行者也又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易之交易對待者

石門本也朱子所謂易有兩義
河津本無者字也
作儀說者如此

凡人動爲震靜爲艮健爲乾順爲坤與夫入爲巽說爲兌之類皆易之用故易之於人也周徧而無窮民之於易也隨取而各足

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是則卦爻之法象無非模寫天地陰陽之實體而已
洛陽本此下有此見作易之本義此字

卦爻未畫時至虛至靜之中而卦爻之理已具及卦爻既畫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卦爻之中故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卦爻分明是天生的聖人不過因其自然者畫出

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言陰陽則徒知太極爲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濁之殊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陰陽而不言太極則徒知陰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而不知太極爲至善之性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雖然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不在太極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爲二則非矣

靜聞鳥鳴風韻以至萬響皆至理寓焉

泛觀天地

河津本作理說

萬物之有形者何往而非是道之所寓

程子所謂顯微無間者

河津本無者字

當默會之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就水言道之在者
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也所謂道體正在水上水亦易
見道體故發以示人

邵子詩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乃形容陽稚之意
元者善之長也卽亨利貞無非善矣

仁道至大是萬善

石門本河津本作物似非

皆仁也看來天地之道只

一元字都括盡人道只一仁字

洛陽本字下有亦字

括盡

朱子論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動靜
無時不然而太極無時不在

太極卽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太極之有動靜卽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卽元亨利貞也

中庸章句序

洛陽本無此五字

繼天立極繼字是從易繼之者善

字來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以身立極於天下
故謂之繼天立極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竊意良其背一
句是統說良止也惟止得其止故靜則不有其身動則
行其庭不見其人故象傳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可見良其背一句是綱下而無陽本却分作兩支說良
其背是止之本下面兩支是止之效

朱子曰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
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
我而得之矣此忠恕違道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道即其不遠人者率性而已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忠恕達道不遠

所為悖理悔吝之應如響故曰從逆凶

四陽在內二陰在外為大過四陰在外二陽在內為小過
得意忘言乃知讀書不可滯於言辭之間當會於言辭之
表

言所以述理不述理之言其可尚乎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統仁

於萬善

石門本河津本
本作物似非無不該

理學不明

洛陽本
作學

無往而不陷溺於異學

河津本
作端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

理明心正即所見所行皆出於正

聽人之言即知其心

河津本
作人

之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書有禮也夫
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於難楚不能討其罪而戮之復
納於陳謂之有禮可乎左氏學識之淺深可見矣

程子曰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蓋道卽仁而
義卽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外又有義也故程子云
然

非知周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河圖之數在天

石門本洛陽本無在天二字

木火土金水春夏秋冬元

亨利貞在人肝心脾肺腎仁義禮知信萬理咸備

文王後天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正河圖火水木金之位
也

河圖之數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

河津本無五行

二木火陽金水陰就五行觀之一行又各具一陰一陽
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爲陽而六爲陰地二生火天
七成之二爲陰而七爲陽之類又如木之甲乙火之丙
丁之類皆一行各具一陰陽也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
人歸往之效甚太

聖人篤恭而天下平二帝三王之治皆原於此

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卽

河津本

朱子所謂已定之形已

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作爲於其
間也

畫前之易卽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涵養吾一一卽主敬也

致中致和爲難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心無所主卽動靜皆失其中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默而觀之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漠然
無所動其心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
之所以爲大也

程子曰謂之變則堅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說何其誕邪
必首出庶物而後萬國咸寧也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卽元
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著所謂

妙道精義卽仁義禮知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妙道精義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一體認得分明乃可見道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偶見日影之移與川流之意同

鑿穿孔也柄刻木端所以入鑿也不量其鑿而納柄其能

入乎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卽是充塞天地
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卽是貫徹古今
太極卽理也性也故朱子太極圖解節節指出性言之
太極性理之尊號

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知太極不外乎此也

本無也字

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仁義禮知皆中也此專

言之

石門本河津本無之字

中也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此中只是禮之一德偏言之中也專言之中是

未發之中偏言之中是時中之中

天人合一流通往來之理無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問人者何以成事功

石門本連

下節

人石門本有一毫之矜飾卽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無人字

不知仁義道德爲美其所事者皆外物也心役物不可役

於物

洛陽本物也節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卽畫前之易也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聖人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正欲人各舉其所

知也必欲舉人皆出於已何以

洛陽本以

下有爲字公天下取人

之道乎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率仁義禮知之性謂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爲本心之全德
求仁得仁卽仁義禮知在其中而率性之道不外是矣
只循理便是行道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

石門本河津本無第二實字

則外患不能入

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
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
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
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
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卽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
以入故曰實實卽物來填塞於中

敬而和處衆之要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爲主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霜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卦二陰初
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發於前
而不應於後者視天爲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姤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道者率性而已皆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大原出
於天

本領之學天命之性是也

守約施博體用之謂也

守約斂之追藏於密施博放之彌滿六合

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者乃可謂自得也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伊尹周公但能輔其君爲太甲成王而已固不能輔之爲成湯文武也

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命之流行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以道體告子貢而子貢未喻也

然識心通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石門本連下節

不爲物累覺得身心甚輕